

◎活力墨韵

从上海跑马厅到柏林奥运会的竞走传奇

□孙欣乐

1928年12月的上海跑马厅,鞭炮声震耳欲聋。数万市民簇拥着终点线,欢呼着一个名字——周余愚。这位20岁的中国青年,成为了上海“万国竞走赛”创办24年来首位华人冠军,不仅以2小时37分24秒刷新纪录,更带领中华队夺得团体桂冠,被媒体誉为“神行太保”。

周余愚,1908年2月28日出生,宁波鄞县人。周余愚的体育初心,始于1915年的远东运动会。7岁的他作为团体操表演者,目睹中国选手屡战屡败,外国选手趾高气扬,稚嫩的心灵被深深刺痛:“为什么我们会输给外国人?”这个疑问,化作他日后不懈奋斗的动力。他以马路为跑道,在苏州河沿岸的街巷中苦练;没有专业教练,他就隔着竹篱笆偷看外国运动员训练,偷偷揣摩竞走技巧。1927年,19岁的他在“万国竞走赛”青年组夺冠后,将原名周钦良改为周余愚,寓意“以愚公移山之志,苦练十年进奥运”。

这份誓言在赛场上得到印证。1928年的“万国竞走赛”,主办方为阻止华人夺冠,从欧洲请来爱尔兰全国冠军参赛。比赛途中突降大雪,身着

单衣短裤的周余愚与队友在湿滑路面上艰难前行,追不舍。关键时刻,周余愚凭借平日练就的耐力与战术,在终点前实现反超,让特意来“阻击”的外国冠军铩羽而归。此后六年,他与同为上海和安小学毕业的石金生、张造寸组成“和安三剑客”,包揽了个人与团体冠军。

赛场之外,周余愚更是中国竞走运动的拓荒者。1930年,他发起成立上海中华竞走会,短短几年便推动沪上涌现十多支业余竞走队,竞走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。他主导组建的“白虹田径队”,汇聚了刘长春、程金冠等顶尖选手,以“白虹贯日”的壮志,立志战胜日本选手。1934年,凭借多年赛场积淀,周余愚如愿入选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代表团,圆了“苦练十年进奥运”的梦想。

25天的海上漂泊、水土不服、从未接触过的坡道赛道,成为这位中国首位奥运竞走选手的重重考验。尽管最终仅获第23名,但他规范优美的竞走姿势赢得国际认可,组委会破例授予其“姿势优美奖”——这枚紫铜奖牌,成为中国选手在奥运赛场上获得的首个荣

誉奖项。在柏林,他还与美国黑人传奇选手欧文斯结下友谊,当被问及国籍时,他自豪地宣告:“我是中国人!”

奥运归来的周余愚,始终保持着赤子之心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先后任职于上海港务局与上海市体育总会,将赛场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后辈。1968年退休后,他依然关注中国体育发展,1992年84岁高龄时,还应何振梁之邀赴京助力申奥,为中国体育事业燃尽最后一份光热。

从少年时的呐喊,到赛场上的拼搏,再到晚年的坚守,周余愚用双脚丈量出的不仅是赛道的长度,更是民族尊严的高度。1994年5月,这位86岁的竞走先驱在上海病逝,留下了捐赠给上海体育博物馆的奥运号码布,以及一段体育传奇。

如今,当中国竞走选手在世界赛场摘金夺银时,人们不应忘记,正是周余愚这样的先驱,在积贫积弱的年代,用汗水与坚持,为中国竞走铺就了通往世界的道路。他的“愚公之志”与爱国情怀,早已超越了体育本身,成为激励后人砥砺前行的精神财富。



周余愚



◎光影瞬间

松弛与张力

□陈素琴



◎诗与远方

富春江的脉搏

□周润

他们说,篮球撞击地面的声音像心跳。

而在富阳,这心跳与整座城市的脉搏合拍——

它可以是清晨富春江面第一缕光推开雾霭的节奏,

可以是龙门古镇老墙根下,少年追逐滚落皮球脚步,

也可以是深夜体育馆里,那双反复起跳直到星光黯淡的球鞋。

于是我们明白:

所谓“篮”不住的,

从来不只是抛物线尽头的网花,更是东梓关白墙黛瓦间突然响起的欢呼,

是黄公望笔意未干的留白处,

正奔涌着新的、滚烫的墨色。

看那奔跑的姿态多像富春江的支流——

童剑凯拖着带伤病的大腿转身,如江水遇见山岩仍选择迂回前进;

章炬在底角划出的三分弧线,恰是雨后彩虹垂向春江的弧度;

赵鹏飞每一记上篮落地,

整座鹤山都传来沉稳的回响。

永康的夜晚,江水在黑暗里放缓流速。

失利的寂静如此沉重,

压弯了赛后烧烤摊上所有竹签。

但炭火未灭,酒瓶碰撞的声音里,有人开始重播那个被判犯规的盖帽,

有人拆解最后一次战术跑位的分岔,

更多的人只是沉默地碰杯,

让泡沫消融又重生——

原来失败也是一种酿造,

让热爱在压力下二次发酵。

现在,八强的门票在掌心发烫。

篮球早已不是篮球,

它是移动的城徽,是具象的乡愁,

是八十万人用视线共同托举的、会呼吸的雕塑。

每个传球都在重绘富阳的脉络,每次挡拆都在加固龙门山的风骨。

而篮筐始终是悬在空中的归处。

篮球不再只是一项运动,

它是乡音中最富活力的那枚动词,

是地图上连接故乡与他乡的脐带。

所以奔跑吧,带着江水赐予的韧性。

每一次传球都在编织新的《富春山居图》——

墨色浓处是跌宕的防守,

留白处是快攻掀起的风。

当千万种心跳终于汇成同一种律动,

富阳便在自己的脉搏里,

听见了海。